駿人駿語

元朗米・別墅・都市農夫

唸書時代，常去元朗探望經營農場的舅父，從市區到元朗的個多小時公車車程，眼見馬路兩旁都是青蔥茁壯的禾稻，田野間有時也有牛隻吃草，對在市區長大的我每次都帶來新鮮感。

七十年代，香港製造業起飛，農業式微，不少新界村民漂洋過海或遷往新市鎮謀生，良田棄耕後被改作貨櫃場及修車場等，「綠地」成了今天的「棕地」，不少本地農產品從市場消失，最令人懷念的可能是元朗絲苗米。

與此同時，香港對房屋需求劇增，村屋有價，接近交通設施的村落湧現新建的「丁屋」，其中不乏以所謂西式「別墅」風格建造，外貌與傳統尖頂磚牆的村屋顯得格格不入。另一方面，交通不便的偏遠村落卻人去樓空，大部分村屋經不起風吹雨打，變成一堆堆頹垣敗瓦，昔日的農田則淪為叢林，西貢鹽田梓、大埔沙螺洞、沙頭角的荔枝窩和梅子林，就是明顯例子。

我在政府的職業生涯後期參與城市規劃及土地行政工作。政策當前，職責所在，對新界鄉郊城市化視為香港發展大勢所趨，理所當然。退休後，加入了推動保育鄉郊及推廣本地有機漁農產品的義工行列，對它們的重要性認識多了，明白到香港雖然土地矜貴，房屋需求雖然迫切，但為了香港的可持續發展，為了應對氣候變化，也為了承傳香港的歷史與文化、替未來主人翁保留香港的根，社會今天要盡力保育鄉郊傳統村落和提升漁農業的產值與技術。

政府近年在鄉郊保育和漁農業政策的思維也認同這個看法，並撥款鼓勵非牟利團體協助落實這兩方面的政策，例如在荒廢 40 年的新界東北荔枝窩以復耕及其他方式達至自然生態保育。香港賽馬會亦透過其慈善信託基金，資助香港鄉郊基金在該村進行保育與復修部分村屋工程，作為體驗客家村生活與文化計劃的一部分。這些志願團體連同村民在周末和假期舉辦各種體驗活動，跟來自市區的訪客分享香港客家村落舊日的生活和文化。其中，鹽田梓修復了久已廢棄的曬鹽場並舉辦介紹客家文化的藝術節；梅子林則藉助義工之力，活化了村落的硬體和軟體，可謂各有特色。

令人鼓舞的是，負責組織和參與活動的義工不乏年輕人，他們放棄很多都市年輕人的玩樂，跑到老遠的荔枝窩，冒著「暴雨驕陽」，名符其實的「泥足深陷」下田插秧，深深體會到唐詩中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誰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」的境和情。大家有了這樣的體驗，「大嘥鬼」呼籲市民「惜食」的訊息就顯得更真實了。

日前傳媒報道，去年有調查顯示過半香港中學生和 69% 大學生有出現抑鬱的徵象，相信壓力大是主要原因之一。假如年輕人挪出一些時間，走進鄉村當義工，下田務農也好，當文化導賞員也好，投入活化鄉郊和大自然交朋友，見證農作物生長和收成帶來的成功感，以及感受荒廢村落重生所帶來的喜悅，必然是他們所獲的最佳減壓回報。

劉勵超

香港大學畢業後投身官場 35 年，退休前為地政總署署長。退休後參與有關土地、房屋、鄉郊保育的義務工作及在報章專欄撰文。現為團結香港基金顧問、香港鄉郊基金顧問、暖窩（荔枝窩社企）董事、「新世界建好生活」房社企顧問，以及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監督委員會委員。